

曼紐因 談藝錄

羅賓·丹尼斯 著
金 雅 韻 譯

曼紐因談藝錄

著 作 人：羅賓·丹尼斯

譯 者：金雅韻

發 行 人：鐘麗慧

出 版：大呂出版社

地 址：台北市中山北路一段118號2樓

電 話：(02) 5816571

郵撥帳號：1055366-0 大呂出版社

印 刷：沈氏藝術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總 經 銷：吳氏圖書有限公司

電 話：(02) 3947172

信 箱：台北郵政30-272號

定 價：140元

中華民國七十五年九月十日初版

出版登記：局版臺業字第參伍捌伍號

曼紐因談藝錄

作者序

在英國愛伯特大廳資料室一個高而古老的架子上，我們找到了1929年冬到1930年冬的演出節目單。恐怕近五十年來還沒有被人打開過，所以佈滿塵土，但節目單還保存得十分完整。這些節目單把我們帶回到遙遠的、一幕一幕呈現在眼前的美好時刻。

在寧靜的氣氛中，我們注視著出現在我們眼前的每個人名。這些人不僅是近百年來的著名音樂家，而且也是永垂青史的偉大人物。諸如：拉赫瑪尼諾夫（Rachmaninov）、伊薩依（Ysaÿe）、克萊斯勒（Kreisler）、泰特拉吉尼（Tetrazzini）、夏里亞平（Chaliapin）、保羅·羅伯遜（Paul Robeson）、柯托－蒂博－卡薩爾斯（Cortot-Thibaud-Casals）三重奏團，以及十三歲就在倫敦舉行首次獨奏會（1929年11月10日，星期日）的耶胡迪·曼紐因。在這場獨奏會的前幾天，他剛在由布希（Fritz Busch）指揮的倫敦交響樂團協奏下，在皇后大廳演奏了布拉姆斯的協奏曲。僅僅根據這一場音樂會，許多英國的著名評論家開始談論曼紐因的天才了。

他的才華立即受到當時最負盛名的音樂家們的賞識，而那些擔心會失去自己威望的和對新人總是抱敵視態度的人，也不得不承認曼紐因的才華，而且歡迎他來演奏。對於音樂界的同行們來講，曼紐因不是神童，而是年僅十幾歲的世界第一流的小提琴家。儘管他年紀很小，但令人們敬佩。在曼紐因家裏的壁爐台上有兩張這個時期的照片：一張是埃奈斯庫（Enesco），上面寫

著「送給我年輕的老朋友」；另外一張是布魯諾·華特（Bruno Walter），上面寫著「送給耶胡迪·曼紐因——一位有著偉大靈魂的孩子。你忠實的朋友。」

隨著歲月的推移，我越來越意識到我和曼紐因的會見不是偶然的，而是有著某種內在聯繫的。我在會見耶胡迪·曼紐因之前，甚至可以說在我出生之前，這種聯繫就存在了。我母親住在紐約州的福雷斯希爾，離曼紐因的家很近，那時他只有九歲。所以，從小母親就告訴我她是怎樣經常碰到年輕的曼紐因的，而且總是看到他手裏提著小提琴盒子。在我對音樂的興趣增長以後，我就開始聽曼紐因的唱片，聽他的音樂會。我還陪同我的老師艾倫·羅蘭（Alan Rowlands）去皇家音樂院聽過曼紐因講學和示範演奏。

基恩·福克納（Keith Falkner）在講學前介紹說，曼紐因將演奏小提琴、講學並回答問題。如果他願意的話，甚至還會做個倒立給大家看。做完前三件事以後，曼紐因微笑著對大家說：「最後這件事，也就是倒立，是最容易的。」他朝地板看了看，好像是告訴人們需要個墊子，於是校長脫下他的外套，鋪在地板上。曼紐因背對聽眾，跪在地板上，然後非常穩健地把雙腿向上抬起，筆直地停留在空中。他把一條腿彎下來，並且告訴聽眾，使用倒立的姿勢指揮樂團，可以面對聽眾！

在訪問曼紐因創辦的音樂學校時，人們可以立即感受到他的個性和影響。記得某年夏天，我訪問該校，曼紐因正好不在那裏，但是我卻能感覺到他的存在。我的第一個印象就是人們爽朗的笑聲。當我沿著大路走進校內時，我看到一羣孩子在草坪上玩板球。有一位球員把球帶向對方球門，守門員故意站著不動，只是等到最後一秒鐘，他才打出了自己關鍵的一板。這樣做使大家頓時都興奮起來，當然，也包括我這個觀眾。孩子的這個動作引起了全部在場者的掌聲。

幾分鐘以後，這些孩子又回到了教室和琴房，繼續學術課程和音樂練習。由於剛才在草坪上的遊戲，使他們都有更清醒的頭腦、更充沛的精力學習。我絲毫沒感覺到緊張的氣氛或拘謹，也感覺不到學習的壓力；相反地，我隨時能從他們每個人身上感受到大家庭的溫暖。

爲使孩子們茁壯成長，有時從早晨七點一直到晚上七點，都安排了緊湊的活動。經過一天的活動之後，他們感到的是學習後的疲勞，而不是意興闌珊。獲得這種效果的原因，可以歸納爲兩個字：均衡。

曼紐因的學校就是均衡的縮影：音樂和學術課程間隔開來；個人練習之後舉行演出；休息、養精蓄銳以便從事娛樂活動；飲食方面的合理調配；重視想像力和實際分析能力。這些，日復一日地使每個人都成熟起來，大家庭也就更加和諧。教師和學生之間的關係也是極爲重要的，正如該校的鋼琴教師和樂團指揮彼得·諾里斯（Peter Norris）所說：「這是一所學生和教師都能得到進步的學校。」

對曼紐因來講，均衡是最重要的，如心理和生理；表達和接受；嚴肅和幽默；團體生活和個人生活；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等。他有著時代的智慧，但又似乎不侷限在時代之內。雖然曼紐因是個好幻想的人，他又是個非常講究實際的人。如果他不是個小提琴家的話，很可能會成爲一個農夫，一名醫生，或一位發明家，甚至集三者於一身！

在我和曼紐因第一次會見之前，我們已經通信聯繫，我們都是內維爾·卡達斯（Neville Cardus）的朋友，而且我的母親多年前也經常看到曼紐因。曼紐因和我的童年都是在最自由、最無拘束的舊金山度過的。而現在，我們又一起度假了。我們花了幾個月的時間在他的海格特家中討論，以便把這本書寫出來。早在第一次會面之前我們就已經商定共同寫作這本書，所以彼此之間

的聯繫是很自然的。

曼紐因身穿禮服出現在音樂會舞台上的樣子，是成千上萬的聽眾所熟悉的。但他在自己的住所內，和我第一次會見時是什麼樣子呢？我覺得公開場合的曼紐因和私下接觸的曼紐因區別很小，甚至是沒有什麼不同的。他是一位非常從容、非常謙和的人，講話時很少用手式，具有坦率諷刺的幽默感。他的語調十分柔和，富有音樂的韻律和自己的節奏。他很注意用詞，但是沒有造作的感覺。他的每種感情、思想、身體動作，都是來自平靜的內心。曼紐因的外表很健壯，但是沒有盛氣凌人的架勢。說來也有點奇怪，他坐著的時候，看上去要比站著時魁梧些。他的形象是崇高而富有抱負的，是雕塑家心中理想的形象，最動人的還是他的眼睛：明亮、慈祥、自然、富有遠見及銳利的洞察力。

半個多世紀以來，曼紐因把他的生命獻給了音樂。他名震寰宇。由於飽受文化薰陶，例如他那俄國籍的猶太父母，他的誕生地紐約，和他那些來自東歐和西歐的老師，使他成了各個國家的朋友和公民。他不僅是音樂家，而且是自由生活的倡導者；他是一位藝術家，然而他所受到的尊敬卻遠遠超過了他藝術的範疇。

他和他的家人在什麼地方，他的家也就在什麼地方：印度、希臘、加州、瑞士、海格特。人們從世界各地打電話給他，邀請他去演奏、指揮、教學或主持講座。曼紐因就像熟悉年輕的小提琴學生那樣，熟悉世界上著名的政治活動家。他的生活範圍極為廣泛。用不著事先準備，他就能很權威地、生動地講述巴托克和巴哈，建築學，國際大赦以及天然食物的好處等等。他所闡述的思想閃耀著一束束的火花。

博學的內維爾·卡達斯有一次曾經對我說：「好的談話就像好的文章一樣，是漫談式的」，曼紐因就是這種主張的實踐者。他在生活的許多領域中，如歷史、藝術、哲學等方面，都有新的見解。他那直覺的心靈，他那善於自由交往的才華，很自然地帶

領他從一個領域到另一個領域。

在妻子黛安娜的陪同與幫助下，他廣泛地、忠實地執行著他自己的繆司指示，在世界各地演奏、指揮、教學、錄製唱片、籌辦音樂節、參加比賽的評審、在各地旅行、講學、寫作、廣播、拍電影以及從事救濟工作與慈善事業。他為這些事業花費了大量的精力。儘管他是如此的辛勞，然而他看上去比一般六十多歲的人還要年輕。曼紐因不只是位音樂家，甚至不只是位音樂世界的大使，他是位難得的、十分高貴的人。

天才就像下午斜射的陽光，形成很長的影子。雖然對於著名的藝術家和一般的演奏者來講，每天的訓練與練習都是必要的，但是傑出的演出來自工作室以外的生活經歷，這對音樂和一切藝術來講，都是一樣的。同樣，最有影響的教師是那些曾經為了自己的技巧和聲音，在最艱困的時刻，及在藝術和生活上經過痛苦掙扎的人。

曼紐因演奏小提琴的全部技巧，以及其他各方面的能力，都是經過艱苦贏得的。在他生活的某個階段，這些能力是經過再次的艱苦努力而重新獲得的。天才升起得越早，他所顯現的陰影也就可能越深。

纏在天才身上的陰影是什麼呢？可能會有各種形式的出現：有的是公開反對，有的則是採取隱藏、潛伏、陰險、伺機而動的形式。每一種天生的才華，不管是對美的感受、爬山的本領、指揮樂團、賺錢，都有它誘人的一面，危險在於有才華的人往往會過分地看重自己的才華，而且也被別人過分看重。

如果天資衰退了，那麼就會產生危機，整個人會有崩潰的感覺。原來那種無約束的才華現在不見了，需要從根本學起，以便把這種才華找回來。這時，原來具有這種才華的人可能會向自己提出這樣的問題：「我需要把它再買回來嗎？我願意付出這個代價嗎？」恐怕是他一生中第一次出現的抉擇時刻。



曼紐因和丹尼斯對談

這種陰影也可能在其它的時刻以另一種方式在你頭上盤旋，例如爲了擺脫父母過高的期望所形成的負擔，或是個人的成長與發展中的創造力不相稱，事業上出現了某種停滯狀態，缺少解決內在矛盾的動力，甚至陷入到其它有關的問題中。

天才的陰影可能會出現在他的退休時期，或是對金錢的價值和使用的某種不現實的態度中。總之，這種危險可以寫上幾本書。正如卡爾·容格（Carl Jung）指出的那樣：「偉大的天才是人類這棵果樹上所結下的最好的、經常也是最危險的果子，他們總是懸掛在極易折斷的最軟弱的樹枝上。」

態度和意識就是一切。人的影子往往被看成是一種惡兆。如果我們透過它的外表、透過現象看到它的本質，就可以看出這些陰影到底是什麼東西。有時我們甚至會歡迎它們，因為陰影是我們生活的老師。值得我們慶幸的是，曼紐因已經勇敢地面對他那罕見才華的陰影，並從中學習到了有益的經驗。

人們對每個世界級著名人物都要評論，對曼紐因也不例外。就我個人來講，我無論對於作為普通人或作為音樂家的曼紐因的尊重，都勝於其他任何人，聽他演奏小提琴是一種享受，能得到精神上的安慰，提高對生活的信心。聽他演奏就是和他一起分享音樂，和他一起分享音樂就使我們變得更加完美。聽曼紐因演奏貝多芬的協奏曲第一樂章 G 小調的那一段音樂，是最好的音樂藝術的享受。

曼紐因在音樂會舞台上不只是演奏小提琴，他在我們面前呈現的是生動的音樂再創造，是對心靈美的一種追求。對他本人來說，雖然也非常善於詞令，能流暢地講許多種語言，可是透過小提琴，他可以比語言更自如地表達自己的思想感情。

最近在一次晚宴上，一位德國小提琴家在談論二十世紀的偉大器樂演奏家時說：「曼紐因是那麼深情。」他停了一下，把頭低垂在抱在胸前的雙臂上，接著說：「『深情』這個詞，是我們描述母親輕輕地推動孩子搖籃時的感情。」

譯者序

有關曼紐因二三事

曼紐因（Yehudi Menuhin）不僅是小提琴演奏家、音樂家，更是位教育家、哲學家、世界公民，充滿着傳奇的人物。

一九一六年四月二十二日，曼紐因出生於美國紐約，他的父母是俄國猶太人。今年正值他七十大壽，也是他小提琴演奏生涯六十五年紀念。

曼紐因四歲時，即開始學小提琴，曾追隨舊金山交響樂團首席帕辛格（Louis Persinger）學琴，進步神速。一九二四年，以八歲幼齡舉行公開演奏，而贏得「神童」美譽。第二年又在紐約舉行一場演奏會，已有大家風範。

後來，曼紐因轉往歐洲，向著名的音樂阿德魯夫·布希（Adolf Busch）和喬治·埃奈斯庫（George Enesco）習樂，這兩位音樂家不僅影響了他的演奏風格，還影響了他的人生觀。尤其是埃奈斯庫，這位羅馬尼亞音樂家，集作曲家、小提琴家、指揮家、鋼琴家、漫畫家、幽默作家和語言學家於一身。

曼紐因在「曼紐因談藝錄」一書中曾說：「我始終非常感激埃奈斯庫對我的影響：對音樂、對人類、對生活的崇敬；對女性的尊重及對兒童講話要和藹的態度……等等」

他在巴黎首次登台演奏後，又回到紐約。

一九二七年十一月，十一歲的曼紐因在紐約演奏了貝多芬的協奏曲，令美國聽眾和評論家大吃一驚，這麼小的孩子竟然如此

純熟地演奏這麼艱深的大曲子，一時「天才兒童」聲名鵲起。

曼紐因回憶說：「那時我的演奏特點是：直覺的、輕快的、愉悅的。」

一九二九年冬，曼紐因第一次造訪倫敦，他在愛伯特廳（Albert Hall）演奏全場，贏得熱情的激賞。此後至一九三六年，每年曼紐因都到倫敦一次。目前愛伯特廳的資料室還收藏有當年的演出節目單。

如旭日東昇的曼紐因，一帆風順地登上世界級小提琴巨擘的巔峯。

幾乎沒有一位小提琴家像他那麼年輕時，就獲得如此廣大聽眾的喜愛；也沒有一位小提琴家和他一樣，在中年以前就聚集了如此龐大的財富。

曼紐因在三十二歲時就獲贈榮譽爵士。

世界大戰期間，曼紐因僕僕風塵於烽火連天的歐洲大陸，為戰士們演奏。

戰後，曼紐因曾經歷過小提琴藝術及生活的掙扎與困頓。因為天才升得越早，纏在身上的陰影就愈多。曼紐因在一九五〇年代初期，停止演奏長達五年，他勇敢地面對纏在他罕見才華的陰影，自覺式地修練，從基本技巧學起再把才華找回來。而使「神童」的藝術生命延伸至七十歲而不褪色，閃耀世界樂壇長達一甲子。

* * *

曼紐因不僅是小提琴家、藝術家，還是人道主義者、世界公民。因為他飽受各種文化的薰陶：俄國籍的猶太父母、出生於國紐約，來自東歐和西歐的老師、旅行於世界各地、定居英國……等等。他成為世界各國的朋友和公民。

曼紐因主張生活和藝術之美，在於均衡，如心理和生理；表達和接受；嚴肅和幽默；團體生活和個人生活；東方文化和西方

文化……等。

曼紐因與東方

素有「世界公民」之譽的曼紐因似乎偏愛東方。諸如、與印度有關的：曼紐因認為瑜珈十分偉大，可以使人的生理、心理和精神各方面獲得發展。他自己也練瑜珈，他說：「練了瑜珈，不僅調節呼吸、平靜心靈，主要讓他覺得身體的某種姿勢和平衡，關節的互相協調動作；以及充分發揮最大的潛在體能。」曼紐因很喜歡在衆人面前表演倒立，他還說：「若倒立着指揮樂團，就可以面對聽衆了。」

曼紐因曾說：「關於印度，我最喜歡他們的生活的觀念。」他還說：「善與惡是互相交織的；創造與破壞不能分離；人類心理的和生理的功能，各種複雜的旋律和節奏，都逃脫不了印度學者和聖哲的剖析。」

曼紐因最喜愛印度西塔琴大師拉維·香卡（曾來台演奏過），他認識，結交許多印度朋友，除著名的印度指揮家祖賓·梅塔外，還有印度原子能委員會第一任主席布哈布哈等各行各業的人士。

——與中國有關的：

曼紐因接受羅賓·丹尼斯訪問時說：「中國人的飲食，很合乎衛生要求，不僅考慮食物的滋味，還要容易消化與吸收，甚至考慮便於排泄。」身為中國人的我們似乎不曉得我們烹調食物時有如此多的考慮。

曼紐因和中國最密切的關係，應該說他曾經有個中國女婿，這位東床快婿就是國人熟悉的鋼琴家傅聰。

另外，曼紐因在香港旅行時，路過香港大會堂演奏廳時，為一縷傑出的琴音駐足，而主動邀請這位小小提琴家到他創辦的學校——曼紐因音樂學院深造，並給予獎學金。這位小提琴家就是大家熟知的辛明峯。後來曼紐因接受丹尼斯訪問時，特別讚揚這

位「來自福爾摩沙」的小孩，他認為辛明峯是全校最傑出的學生。

辛明峯在第五十一期「罐頭音樂」上說：「曼紐因現在快七十歲了，他小時候就是以天才出名的，技巧和音樂都比大人好，沒有人能解釋為什麼，像奇蹟一樣，很多人認為他現在沒有以前那麼好，老化了。我不認為如此，我覺得他一直在進步，一直在追求新的東西，雖然技巧沒有以前那麼完美，可是他整個人、和修養，都表現在琴聲裏，我用這種角度聽他演奏，收穫反而比聽他年輕時的演奏還要多。」

曼紐因談藝錄 目錄

作者序	2
譯者序	9
第一章 影響	14
第二章 小提琴	34
第三章 詮釋和表演	40
第四章 指揮家	77
第五章 評論家	86
第六章 音樂作品和藝術的目的	95
第七章 教師和學生	114
第八章 曼紐因學校	136
第九章 回顧	153



▲ 曼紐因和兒子 Jeremy
▼ 曼紐因一家

第一章 影響

丹尼斯（以下簡稱「丹」）：馬卡斯·奧里歐斯（Marcus Aurelius）所著「沈思錄」（Meditations）的第一部分，都是用來感謝他的雙親、祖父母、教師和朋友等對他的生活有重要影響的人。你是否也願意這樣做呢？

曼紐因（以下簡稱「曼」）：我非常願意這樣做。我首先要感謝我的妻子黛安娜（Diana），也應該感謝我的父母和老師，當然，還有我的孩子們。我覺得，甚至我不喜歡的人，對我也始終是有益的。

黛安娜和我在某些方面很相同，我們都是獻身於藝術的人。她出身於音樂家庭，學的是芭蕾，音樂素養極高。目前她漸漸把自己的知識和能力，轉移到生活這門更為廣闊的藝術；而我在生活的藝術中，步履卻不十分穩健。

無論做什麼事情，她都強烈渴望絕對的均衡。她認為美學是道德的基礎。以她為榜樣，我逐漸確信，美學對我們的實際行動，往往是很好的、很合適的教育，而且比道德傳統、教義問答手冊等更為有效和更靈活。

由於她對別人慷慨和體貼，所以她的美學觀念從未脫離過生活。她的美學標準是：每一種思想、行動和交往關係都應當是美好的、和諧的、均衡的。

黛安娜的審美觀，在衣著、談吐和感情方面都是很確切的。她所做的一切，無論從美學和道德的觀點來看，都是令人愉快